

桑琴番外：少年弟子江湖老

（一）

苏今庭花了七年时间，才找到了桑琴与厉随风的隐居之地。

那个地方叫作「鬼衣谷」，是江湖上一处超然独立的所在，难怪这么多年苏今庭始终找不到他们的身影，原来他们一早就藏进了这深谷之中。

暖阳和煦，春意盎然，苏今庭拿着密探给的情报，悄无声息潜入了谷中，推开小院木门时，恰好听到一个小女孩清脆如银铃的笑声——

风筝高高在天上飞着，一袭鹅黄色长裙的小姑娘奔跑在庭院里，手中的风筝线越拉越长，她衣袂发梢随风飞扬，整个人在阳光下是那样灵动可人，眉宇间又带着几分坚韧，俨然就是一个缩小版的「桑琴」。

苏今庭一时都看呆了。

直到小姑娘奔跑时不慎被一块石头绊住，眼看就要摔倒了，苏今庭才回过神来，脚尖一点，赶紧飞掠上前，将人揽入了怀中。

这一下，人是救到了，那风筝线却苏今庭的内力震断了，小姑娘急得一声喊道：「我的风筝！」

苏今庭急忙伸手，却没来得及抓住那风筝线，只能眼睁睁看着风筝在大风中越飘越远。

小姑娘一骨碌从苏今庭怀里爬起，看着飞远的风筝，又气又委屈下，回头就在苏今庭肩头捶了两拳。

「你是哪里跑来的古怪叔叔，都怪你！」

她鼻头红红的，那张酷似桑琴的面容难得露出刁蛮之色：「你赔你赔，都怪你把我的风筝放跑了，那可是阿箬姐姐亲手给我做的，我好不容易才跟谷主求来的！」

苏今庭被小姑娘声声斥责，一时有些哭笑不得，明明自己是去救人的，怎么反被倒打一耙了？

偏偏在这伶俐的小人儿面前，他竟变得嘴笨舌拙起来，好半天才挠挠头，试探地哄道：「那，那我们再找那位阿箬姐姐做一个好不好？」

「哪有那么容易？如今阿箬姐姐怀了孩子，谷主什么事都不让她做了，你去哪再给我弄个风筝回来？」

「那，那叔叔给你做，好不好？」

「不好不好，你一看就笨死了，哪里会做风筝啊！」

「不会我可以学啊，学上一年、两年、三年，总有一天，叔叔会带着做好的风筝来找你的，到那时……」

话音还未落，一丝凛冽的杀意已经自背后袭来，苏今庭神色一敛，抱起跟前的小姑娘飞身一闪，在不远处稳稳落定。

「把我女儿放下！」

长剑就悬挂在屋檐底下，持剑的那道身影一如当年，纤秀之中又带着一股说不出的韧劲。

苏今庭的眼眶顿时红透，哽咽难言：「桑，桑儿……」

「还我女儿！」

桑琴显然没心思与他叙旧，只是横眉冷眼，厉声要苏今庭放下那小姑娘。

苏今庭这才如梦初醒般，将小女孩放落在地，慌乱解释道：「我总算找到你了，桑儿，我，我没有敌意的，你别害怕……」

那小姑娘也是机灵，迅速跑到母亲跟前，桑琴将她往身后一推。

「快进屋去，把门锁上，无论如何也不要出来！」

小姑娘被喝得一愣，还从未见过母亲这般模样，她又回头看了看满眼泪光的苏今庭，似乎有些弄不懂了。

「阿娘，你，你消消气，虽然这怪叔叔放走了我的风筝，的确不对，但，但他也答应了，以后会再做一个送给……」

「闭嘴，快进去！」

这一下小姑娘彻底没声了，一溜烟跑进了屋，却仍是心思活络，偷偷扒着门缝，紧张地看着外面的对峙。

她懵懵懂懂间，只当是自己的风筝惹了祸，心中暗叫不好，只祈祷着去后山捕鱼的爹爹快些回来，千万莫叫娘亲将人打坏了。

毕竟娘亲打起她时从没手软过，可疼可疼了。

屋外长风飒飒，掠过衣袂发梢，两人遥遥对峙着，苏今庭心潮起伏，泪眼泛红。

「桑儿，七年一别，故人再遇，你便打算这样一直拿剑指着我吗？」

「我们之间，称不上什么故人，你于我而言，不过是段痛苦不堪，再不愿拾起的回忆罢了。」

桑琴冷若冰霜，持剑的手没有一丝松动。

「痛苦不堪，再不愿拾起……」

苏今庭站在风中呢喃着，脸色愈发苍白，似乎被这番话刺激得心如刀绞，痛楚至极。

他从怀中摸出一方木匣，里面放着的却不是丹药，而是桑琴曾经再熟悉不过的，一朵淡紫色小花——

风干之后，带有毒性的五叶罗。

桑琴瞳孔骤缩，还来不及惊呼出声时，苏今庭已扯下一片五叶罗，当着她的面，神色自若地放进了嘴中，慢慢嚼了起来。

他动作娴熟无比，吃起来眉心都未皱一下，显然这些年，这已成为他的「老习惯」了。

「天意弄人，当年我布下精密之局，千算万算，却唯独没有算到，你竟将我曾送予你的五叶罗，在痛极之时一片片吞下了，若非如此，当时我们的孩子也不会……」

「你当年所试之药，其实并非有堕胎之效，它虽药效猛烈，却只是一种假象，并不能真正伤害到你和你腹中的孩儿，只是你那时在极度的痛苦绝望中，服下了一片五叶罗，才会导致毒性动了胎气，叫你真正滑了胎……」

「若我们的孩儿能顺利降生，当比你如今这个女儿还要大上一些了，也该是这般聪明伶俐的模样了吧？」

（二）

一切的一切，还是离不开争权夺利，野心滔天，当年与谷婉月之间纠缠的桩桩件件，不过是苏今庭设下的一场局。

一场诛杀齐赫，将他的势力一网打尽的局。

当年齐赫率领残部潜逃在外，苏今庭虽暂时夺回苍云堡，但齐赫仍是他的心腹大患，他必须将他彻底铲除！

于是谷婉月这枚棋子发挥作用了，她其实本身就是齐赫故意留下来的卧底，苏今庭早就心知肚明，甚至就连谷婉月腹中那个孩子，乃是齐赫的种，他统统都知道！

但他却并不揭穿，反倒将计就计，装出对谷婉月一往情深的模样，开始布下自己的局中局。

他奋不顾身地去救谷婉月，他与谷婉月成亲，他将她捧在手心，他为了她一次次辜负桑琴，他甚至拿自己和桑琴的孩子作为诱饵.....

这一切的一切，不过是想引出谷婉月背后的齐赫，将计就计，通过谷婉月传达错误情报，引君入瓮，将齐赫和他的势力斩草除根，彻底歼灭！

那时桑琴与厉随风逃出苍云堡，苏今庭在半山腰带回了谷婉月，孩子自然没保住，苏今庭也是从那时才知道，原来桑琴一直在服用他曾送她的五叶罗，他这才明白一切阴差阳错的由来。

可他那时大事在即，正是收网伏诛的最关键时刻，他只能任由桑琴与厉随风离去，想着日后除去齐赫，真正坐拥苍云堡之时，再去找回桑琴。

区区一个江湖，苍云堡势力庞大，他总能抓到他们。

可他没想到，这一别，就是七年。

「你们走后，我传出假消息，故意营造出谷婉月受到惊吓，提前临盆的假象，苍云堡上下乱作一团，齐赫果然上当……」

精心谋划的这一切，总算到了收网的一天。

潜逃在外的齐赫率人马攻入苍云堡，本想趁谷婉月生产之际，杀个措手不及，却不料反中了苏今庭的埋伏，所有旧部被一网打尽，全军覆没。

请君入瓮的一出大戏苏今庭演得很好，他算无遗漏，面面俱到，却唯独算漏了一个人，那就是桑琴。

他将她置身戏局之中，伤她体无完肤，却总以为，只要她再等等，再等等就好。

只要她咬牙熬过去，他日后终会补偿她的，她才是他心中唯一所爱。

所以他才会在那夜缠绵后对她道：「你要等，你要信我，一切都不远了，我将会给你最美好的一场大婚，会让你做上真真正正的堡主夫人。」

所谓真真正正，是将齐赫铲除后的后顾之忧，届时他将真正坐拥苍云堡，而她，必是他唯一的妻子，苍云堡真正的堡主夫人。

一切都计划得那样美好，只可惜一环扣一环中，他终究算错了一步，得到了最惨烈的结果——

他与桑琴的孩子没了，不在他计划之内的没了。

原本只是暂时以桑琴腹中胎儿为饵，叫谷婉月和齐赫对他深信不疑，降低防备，疏忽大意中露出马脚。

却没料到，桑琴会在极度的痛苦绝望中，服下一片五叶罗，导致毒性动了胎气，反而「弄巧成拙」地真正滑了胎。

他从没有那么痛过，看着那团血肉模糊的东西流出桑琴体内.....那原本，原本该是他最珍视的孩子啊！

他彻底错了，看着桑琴歇斯底里的模样，生平竟第一次感到害怕——

他终于觉得自己不是万能的了，不是什么都能算到，他干不该万不该，不该拿心头之爱赌上。

有些东西是算不得的，算一次，便悔一生。

只可惜这个道理，在厉随风驾着马车带走桑琴时，他才真正明白过来。

「桑儿，这一生，是我伤你太深，你走之后，我日夜难眠，开始也学着跟你一样，一片片服下了五叶罗，以痛止痛，冲淡那种刻入骨髓的思念和悔意.....」

风掠长空，庭院里花草轻扬，苏今庭早是泪流满面，就连桑琴的眼眶也尽红了，持剑的手微微颤抖起来。

「你放心，我此番前来，不是想要再掠走你，七年来我在五叶罗一次次的锥心痛楚中，早已想明白一切，真正爱一个人，不是欺瞒，不是利用，不是强取豪夺，而是成全。」

「我这一生做错了太多事，即便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权势地位，却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命如枯槁，余下的人生索然无味，所幸还有五叶罗予我解脱，我大抵活不长久，只想在生命的尽头，找到你，看你一眼，再看你一眼，看到你过得好，我便也就安心了……」

（三）

厉随风背着鱼篓从后山回来时，院中已恢复了一派宁静。

桑琴正坐在石桌旁给他缝衣裳，面色如常，抬头莞尔一笑：

「阿风，你回来了，今日是我下厨，还是你掌勺？」

小姑娘欢快地从屋中跑出，大喊着「爹爹」，投入了厉随风的怀中。

她眼珠子滴溜转着，显然兴奋地想告诉爹爹今日发生的事情，却被旁边的桑琴一记眼风扫过，这才记起娘亲的叮嘱，赶紧乖乖闭上了嘴。

厉随风毫无所察，只是摸摸女儿的头顶，唇角微扬：「我下厨没问题，只是你们两个到时候别又嚷嚷着难吃就行。」

桑琴与女儿忍俊不禁，一家三口的笑声飞入长空，这其乐融融的画面尽数映入了一人眼中——

苏今庭悄无声息地站在高大的古树上，遥遥望着院中这温馨的一幕，直到三人全都进了屋，再也看不到身影为止。

他抬起头，看着阳光透过枝叶斑驳洒下。

真好，又是个艳阳天。

他摸出怀中的五叶罗，摘下一片，慢慢放入了嘴中。

模糊的视线里，分明望见了那一年的他和她，站在盛大的夕阳中，他将那朵淡紫色的小花送给她。

「桑儿，我此生，必不负你。」

拥她入怀，夕阳漫天，璀璨如梦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